

第九章 戰略支援部隊組織重組之評析

洪子傑*

壹、前言

2024年4月19日，中共宣布成立解放軍信息支援部隊並撤銷戰略支援部隊番號，戰略支援部隊剩下的組織也拆分為軍事航天部隊以及網絡空間部隊。改革後，信息支援部隊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指揮，軍事航天部隊與網絡空間部隊領導管理關係也因而進行調整。¹這一重組不僅僅是組織結構上的變化，更是對解放軍未來戰略重點和作戰方式的重新定義。戰略支援部隊是習近平在啟動「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下的重大組織調整之一，成立之初被寄予厚望，旨在整合解放軍在太空、網路、電磁等新型戰場上的作戰能力。然而，不到9年的時間，即又再次歷經重大組織重組，顯示戰略支援部隊原有模式與運作之狀況可能未達習近平預期的目標，必須藉由組織重整來改善。戰略支援部隊重組可謂今年解放軍改革中的重大事項，釐清與理解戰略支援部隊重組背後的可能緣由，將有助於推敲解放軍的發展困境與未來可能發展重點。這一改革不僅反映了解放軍在組織結構上的調整，更是中國軍事戰略思維與作戰方式的重要變革，值得進一步關注與研究。為了瞭解上述問題，本文首先回顧戰略支援部隊的發展歷程，從其成立的背景出發，討論當初組建戰略支援部隊的主要原因和目標；其次，則從戰略支援部隊這幾年可能面臨的問題進行討論，包括組織結構、資源分配、領導階層等角度出發，評估戰略支援部隊在實際運作中可能遇到的問題；最後，本文將就此次重組對解放軍整體戰力和未來發展的影響進行討論。

* 洪子傑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軍與作戰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員。

¹ 〈中國人民解放軍信息支援部隊成立大會在京舉行 習近平向信息支援部隊授予軍旗並致訓詞〉，《中國政府網》，2024年4月19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4/content_6946295.htm；〈國防部舉行信息支援部隊成立專題新聞發布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24年4月19日，<http://www.mod.gov.cn/gfbw/xwfy/zjtzh/16302133.html>。

貳、戰略支援部隊發展脈絡

有關中共成立戰略支援部隊成立遠因，受到幾個重要的觀念所影響，包括波斯灣戰爭後，中共受到美軍「網路中心戰」（Network-centric warfare）作戰概念的啟發，² 以及後續中共所發展出「網電一體戰」概念所影響。「網路中心戰」透過各種資訊系統整合來強化部隊間的資訊共享，進而強化聯合作戰能力。其概念的實現則需要透過「指揮、管制、通信、資訊、情報、監視、偵察」（C4ISR）系統來連接相關軍事設備、載台以進行資訊的分享。³ 另一方面，「網電一體戰」則是旨在透過攻擊對方的資訊系統、保護己方的資訊系統來達成戰場信息的控制與優勢，⁴ 包括以網電空間情報偵察和態勢感知能力為基礎，⁵ 向外擴展至作戰保密、欺騙與心理戰，並從這概念進而延伸至心理戰、政治作戰等領域。對中共而言，從狹義軍事領域對抗的欺騙與干擾對手的 C4ISR，到廣義對於心理戰與政治作戰的影響與操作，在概念上也是從「網電一體戰」發展而來。在這樣的脈絡下，不論是衛星偵照、導航、通信、網路作戰、心理戰或是電子戰都與訊息傳遞和資訊的攻防有關。提供解放軍的具體項目上整合相關領域包括太空、網路和電磁空間的需求與基礎。而這些領域之所以重要，是由於中共認為未來戰爭的結果是由敵我雙方彼此間的「系統對抗」所決定的，例如破壞對手的指揮節點、通訊、後勤並且保護自己的系統。⁶ 因此為因應未來戰爭型態變化，中共認為有需要加強包括聯合作戰與 C4ISR 有關項目。

2 John Costello, and Joe McReynolds,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 Force for A New Era," in Phillip Charles Saunders, et al., (eds.)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Assessing Chinese Military Reform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437-518.

3 "What Does C4ISR Mean for the Future of Electronic Warfare?" *Government procurement.com*, December 13, 2023, <https://www.governmentprocurement.com/news/c4isr-meaning>.

4 任久華，〈網電一體戰—未來作戰新樣式〉，《國防科技》，第3期，2002年，頁60-61。

5 賈曉磊、賀筱媛、曹占廣，〈網電一體戰行動計畫動態推演方法研究〉，《指揮與控制學報》，第2卷第2期，2016年，頁139-143。

6 Jeol Wuthnow, "China's New Info Warriors: The Information Support Force Emerges," *War on the Rocks*, June 24, 2024,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4/06/chinas-new-info-warriors-the-information-support-force-emerges/>.

在相關發展上，中共很早就進行太空發展，包括 60 年代末開始的尖兵系列對地觀測衛星、90 年代發展北斗衛星導航試驗系統、⁷ 2000 年後神通系列通信衛星的神通一號再到前哨系列天基紅外預警衛星等。此外，在 2007 年中共即成功透過導彈射下自己的氣象衛星，⁸ 也被認為有能力破壞對手在 C4ISR 的基本能力。這些研究發展大幅增加了中共在衛星情報蒐集、導航與通訊的能力。在網路作戰領域部分，解放軍的內部網軍在 1999 年底成立後，中共陸續投入許多資源在網路作戰上，並且在網路攻擊的基礎上也透過強化了政治作戰。例如著名的 311 基地即於 2005 年 10 月編成，全名為「總政治部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基地」。⁹ 解放軍也持續發展電子戰領域的反制措施與防禦手段，例如電子與紅外線誘餌（electronic and infrared decoys）、雷達反射器、假目標產生器與電腦網路作戰（computer network operations, CNO），並在電子戰的架構下，藉由電腦網路作戰與電子戰來阻斷對手獲得戰場上的資訊。¹⁰ 然而，要如何橫向整合至這些領域卻成了問題。尤其，當解放軍內持續就相關領域進行發展時，解放軍的組織卻沒有進行因應與調整，導致組織結構成為軍事現代化的阻礙。¹¹

另一方面，中共認為解放軍從領導體系、軍中文化與組織結構都無法適應現代戰爭，習近平在軍改前也常解放軍的能力常進行批評，例如「兩個不相適應」、「五個不會」、「兩個能力不夠」、「兩個差距很大」、

⁷ 北斗一號試驗系統始於 1994 年、2004 年中國開始著手建立北斗二號區域服務系統、2009 年則啟動第三代北斗全球服務系統之計畫。〈北斗衛星導航系統發展報告（2.1 版）〉，《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2012 年 12 月，<http://www.beidou.gov.cn/xt/gfzx/201712/P020171221335896007730.pdf>。

⁸ “China Confirms Satellite Downed,” *BBC*, January 23, 2007,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6289519.stm>.

⁹ 許子浩、張玲玲，〈初探共軍 311 三戰基地及其戰略意涵〉，《空軍學術雙月刊》，第 697 期，2023 年 12 月，頁 25-42。

¹⁰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0*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2011), p. 37,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0_CMPR_Final.pdf.

¹¹ John Costello and Joe McReynolds,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 Force for A New Era,” in Phillip Charles Saunders, et al., (eds.)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Assessing Chinese Military Reform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437-518.

「三個能不能」等。¹² 由於在概念上中共強調電腦、通信與網路三者關係密不可分，¹³ 加上對於「網電一體戰」概念之重視，解放軍認為有必要成立一個單位整合這些領域，因此成立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成立了戰略支援部隊。如同當時習近平在成立大會的訓詞指出的戰略支援部隊是解放軍在「新質作戰能力的重要增長點」並期許部隊「努力在關鍵領域實現跨越發展」。¹⁴ 戰略支援部隊的成立，主要負責範疇包括「戰場環境保障、資訊通信保障、資訊安全防護、新技術試驗等保障力量」。¹⁵

當初戰略支援部隊成立並非成立全新單位，而是由軍改前的總裝備部、總參謀部以及總政治部的部分單位中負責太空、網路和電子戰的單位所組成。例如戰略支援部隊中有關資訊與情報的職能則是從原本總參謀部情報部（總參二部）下的航天偵察局、技術偵查部（總參三部）、電子對抗部（總參四部）下部分單位和總政治部下的 311 基地所組織而成、航天部分則原本隸屬於總裝備部下屬單位如火箭基地和總參謀部下負責天基 C4ISR 相關的單位所組成。¹⁶ 從任務特性的角度來看，戰略支援部隊則是

¹² 「兩個不相適應」指的是「現代化水準與打贏資訊化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要求不相適應，軍事能力與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我軍歷史使命的要求不相適應」；「五個不會」指的是解放軍「不會判斷形勢，不會理解上級意圖，不會定下作戰決心，不會擺兵布陣，不會處置突發情況」；「兩個能力不夠」指的是「打現代化戰爭能力不夠，各級幹部指揮現代化戰爭能力不夠」；「兩個差距很大」指的是「我軍現代化水準與國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還很大，與世界先進軍事水準相比差距還很大」；「三個能不能」指的是「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軍隊能不能始終堅持黨的絕對領導，能不能打勝仗，各級指揮員能不能帶兵打仗、指揮打仗？」有關習近平與官媒對於解放軍批評之相關統計分析，Dennis J. Blasko, “PLA Weaknesses and Xi’s Concerns about PLA Capabilities,”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February 7, 2019, https://www.uscc.gov/sites/default/files/Blasko_USCC%20Testimony_FINAL.pdf.

¹³ 林宗達，〈中共資訊戰之「網軍」作戰初探〉，《展望與探索月刊》，第 5 卷第 9 期，2007 年 9 月，頁 60-84。

¹⁴ 〈陸軍領導機構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成立大會在京舉行 習近平向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授予軍旗並致訓詞〉，《新華社》，2016 年 1 月 1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01/c_1117646667.htm。

¹⁵ 〈《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19 年 7 月 24 日，http://www.mod.gov.cn/gfbw/fgwx/bps/4846424_5.html。

¹⁶ John Costello and Joe McReynolds,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 Force for A New Era,” in Phillip Charles Saunders, et al., (eds.)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Assessing Chinese Military Reform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437-518.

透過聯合作戰、航天整合、情報整合、網軍整合來支援戰場作戰。¹⁷這也是解放軍希望藉由戰略支援部隊來達成的重要目標。

參、戰略支援部隊組織重整可能原因評估

從前述組織架構與發展可知，中共當初組建戰略支援部隊之目的在於提升包括太空、網路空間、電磁領域等新興領域融入解放軍作戰體系與提升聯合作戰的能力。習近平在二十大所強調「新域新質作戰力量」中，軍事鬥爭空間已超出傳統的領土、領海與領空的範圍，向深海、太空、電磁等領域擴展；新域新質作戰力量也從過去傳統的物理領域擴展至社會域與認知域，更強調科技對於戰爭型態的改變，例如人工智慧、無人機與網路作戰等技術。¹⁸從「新域新質作戰力量」的內涵中可以發現，不少新興領域包括太空、電磁、網路、無人機與認知域等也都是原本戰略支援部隊所涵蓋的範疇。事實上，戰略支援部隊重組的消息並非無跡可尋。美國國防部 2023 年度《中國軍力報告》中開始使用「網絡空間部隊」和「航天部隊」的專有名詞代替戰略支援部隊下的網絡系統部和航天系統部，顯示從美國所獲取之資訊中，使用「網絡空間部隊」和「航天部隊」的說法可能在解放軍內已形成常態。¹⁹此外，也有媒體也在 2024 年年初報導戰略支援部隊因為效果不彰且機構虛胖，重組已是勢在必行。²⁰然而，由於中國對於信息支援部隊、軍事航天部隊以及網絡空間部隊相關資訊保密的要求，目前有關於戰略支援部隊重組原因與相關訊息十分有限。故本文從組織結構的角度切入，就可能原因進行評估。

¹⁷ 林穎佑，〈中共戰略支援部隊的任務與規模〉，《展望與探索》，第 15 卷第 10 期，2017 年 10 月，頁 102-128。

¹⁸ 劉海江，〈新域新質作戰力量「新」在哪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2022 年 11 月 29 日，<http://www.mod.gov.cn/gfbw/jmsd/4927208.html>。

¹⁹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2023; Ashu Maan, “A Shift in Comm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The Centre for Land Warfare Studies*, May 7, 2024, <https://www.claws.in/a-shift-in-command-the-restructuring-of-chinas-strategic-support-force/>.

²⁰ 〈第五軍種面臨分拆？〉，《明報》，2024 年 1 月 11 日，https://www.mingpaocanada.com/van/htm/News/20240111/tcah1_r.htm。

一、戰略支援部隊的部隊指管通情建設不符預期

除了太空、網路戰、電子戰與心理戰以外，戰略支援部隊還有一個重要任務是整合 C4ISR，以強化解放軍的聯合作戰能力。其中，部隊通訊方面的建設也是構建共同作戰圖像的重要基礎之一。然而，從組織架構的角度來看，通訊相關單位並非戰略支援部隊內的一級單位，在層級上則是低於網絡系統部與航天系統部。原戰略支援部隊內主要負責部隊通信相關業務的是位於北京的信息通信基地（61001 部隊），基地亦監督各戰區下的通信旅。²¹ 一般認為，此次新組建的信息支援部隊即以信息通信基地為主體。²² 61001 部隊最早成立於 2010 年，當時隸屬於總參謀部信息化部，稱為「信息保障基地」。2016 年軍改後，該部隊則改隸屬於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²³ 直到 2017 年至 2019 年間，信息保障基地才被移至戰略支援部隊，並且改名為「信息通信基地」。²⁴ 由於信息通信基地在戰略支援部隊裡面的層級不如網絡系統部或航天系統部，層級更低屬於正軍級。其重要性與資源分配都可能被戰略支援部隊內的其他單位所稀釋，進而使得有關部隊通信和強化指揮管制系統的成效不符預期。因此，儘管解放軍期望能夠加強 C4ISR 建設以強化聯合作戰效能，但從組織重組的結果來看，並未達成目標。值得注意的是，戰略支援部隊之分拆並非只是因為 C4ISR 建設不如預期。因為倘若僅僅是 C4ISR 整合與建設問題，解放軍亦可將信息通信基地之的為提升至戰略支援部隊內的一級單位，但本次組織重組

²¹ Maan, Ashu, “A Shift in Comm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The Centre for Land Warfare Studies*, May 7, 2024, <https://www.claws.in/a-shift-in-command-the-restructuring-of-chinas-strategic-support-force/>.

²² 丁樹範，〈反貪腐？理順組織？共軍成立信息支援部隊〉，《遠景論壇》，第 39 期，2024 年 6 月，頁 1-4；Meia Nouwens, “China’s New Information Support Force,”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May 3, 2024, <https://www.iiss.org/online-analysis/online-analysis/2024/05/chinas-new-information-support-force/>; Ashu Maan, “A Shift in Comm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²³ 〈全軍信息攻防演練 紅方廚師擊退藍方電子進攻〉，《人民網》，2016 年 4 月 12 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16/0412/c1011-28269125.html>。

²⁴ Ashu Maan, “A Shift in Comm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The Centre for Land Warfare Studies*, May 7, 2024, <https://www.claws.in/a-shift-in-command-the-restructuring-of-chinas-strategic-support-force/>.

除新組建全新的信息支援部隊與撤銷戰略支援部隊的番號外，並將航天與網絡空間部隊改為兵種，其實也反映了原戰略支援部隊本身仍有其他既存問題。

二、組織設計與軍種本位主義導致戰略支援部隊成效有限

其他的問題則可能在於戰略支援部隊本身作為支援與整合為導向的部隊，位階卻過高，與其他軍種平起平坐，以及戰略支援部隊的內部結構設計上。Elsa B. Kania 與 John K. Costello 認為當初戰略支援部隊的組建，雖然看似是參考美國網路司令部（The United States Cyber Command, USCYBERCOM），但其實部分仿照的對象是美國戰略司令部（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Command, USSTRATCOM），負責太空、網路作戰以及對 C4ISR 的支援，但差異在於戰略支援部隊是軍種而非聯合作戰指揮部，這樣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在部隊發展上的重複建設以及因爭奪資源而產生的無益競爭。²⁵但也因為減少重複投資與建設，戰略支援部隊如何支援他軍種部隊則更顯為重要。若以美國海軍的艦隊網路司令部 / 第十艦隊為例，第十艦隊雖稱為「艦隊」，但其實並無作戰船艦，主要任務在於負責海軍資訊網路作戰、攻擊和防禦網路空間作戰、太空作戰和信號情報，同時作為美國網路指揮部的海軍指揮部，接受海軍與美國網路司令部的指揮，並擔任美國戰略指揮部的海軍太空指揮部，以及隸屬於美國國防部的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和中央安全署（Central Security Service, CSS）的海軍軍種密碼部隊指揮官（Service Cryptologic Component Commander）。²⁶也因此第十艦隊不僅接受海軍指揮，有需要時也會支援美國國安局等單位。

儘管確切問題的資訊不足，但從組織設計的構想來看，解放軍主要期望透過戰略支援部隊負責相關領域，雖然可避免重複建設與資源的投入，

²⁵ Elsa B. Kania and John K. Costello, "The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Information Operations," *The Cyber Defense Review* 3.1, 2018, pp. 105-122.

²⁶ Website of U.S. Fleet Cyber Command/Navy Space Command, <https://www.fcc.navy.mil/>.

但當資源投入效果不佳時，其負面的衝擊是解放軍全軍都會受到影響而無法達成原本之目標。這樣的論點或許可從戰略支援部隊成軍後中共公布的具體成果進行推估。例如 2019 年解放軍出台的《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針對戰略支援部隊在前幾年的成果僅有「積極融入聯合作戰體系，扎實開展新型領域對抗演練和應急應戰訓練」，並無太多具體成效之說明，可能也代表著在戰略支援部隊在推動解放軍的信息化建設仍未取得重大成果與突破。戰略支援部隊作為軍種所產生的另一個問題在於，因為與其他軍種位階相同，容易產生軍種本位主義，在性質上戰略支援部隊要能夠強化解放軍的 C4ISR，除了硬體設備外，在運作時其他部隊的需求與戰略支援部隊之間的供給可能因軍種本位主義而使得推動不易與成效不佳。尤其戰略支援部隊與戰區司令部層級相當，因此戰區指揮官很難直接利用戰略支援部隊的資源，但重組後，航天、網路與信息支援部隊都比戰區司令部低一級，因此戰區指揮官相對容易利用，從而增加聯合作戰能力提升的可能。²⁷

三、原戰略支援部隊組織內部結構設計不佳

戰略支援部隊的組織結構在解放軍內部也被認為是有不符合常規的現象，因為航天系統部、網絡系統部和參謀部、政治工作部以及紀律檢查委員會都為戰略支援部隊內的一級單位。²⁸ 也由於都為同一級，因而對於參謀部指揮和指導航天系統部以及網絡系統部可能存在困難。當初戰略支援部隊之所以將這三個單位均列為一級單位，可能是由於在軍改前不少單位級別已過高，例如原總裝備部下面的太空發射基地，本來即已達到副戰區

²⁷ Ashu Maan, "A Shift in Comm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The Centre for Land Warfare Studies*, May 7, 2024, <https://www.claws.in/a-shift-in-command-the-restructuring-of-chinas-strategic-support-force/>.

²⁸ Rachael Burton and Mark Stoke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Leadership and Structure," *Project 2049 Institute (2018)*, https://project2049.net/wp-content/uploads/2018/09/180925_PLA_SSF_Leadership-and-Structure_Stokes_Burton.pdf.

指揮官的級別，因此合併後需要提升航天系統部至副戰區級別才能指揮。²⁹這使得戰略支援部隊內部組織安排的本身即受到現實的妥協，也因此這也影響到參謀部對於戰略支援部隊的規劃與執行有可能承受來自航天與網絡系統部之阻力。

四、領導層專業差距過大影響決策與資源分配

戰略支援部隊的組成範圍極為廣泛，涵蓋太空、資訊、電戰、情報和認知作戰等領域，各專業之間差異巨大。然而，戰略支援部隊的司令員是否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來領導這支複雜的部隊，存在不少疑慮。以戰略支援部隊前後三任司令員為例，首任司令員高津（任期 2015 年 12 月至 2019 年 4 月），二砲出身，歷經二砲作戰訓練參謀、導彈發射營營長、旅副參謀長、旅長、二砲參謀長，軍涯大多在二砲中歷練，在接任戰略支援部隊前則是在軍事科學院擔任院長。³⁰因此其專業背景偏向火箭軍系統，最多也僅可能與航天系統部之部分業務較相近。第二任司令員李鳳彪空降兵出身（任期 2019 年 4 月至 2021 年 6 月），歷任空降兵第 15 軍軍長、成都軍區副司令員、中部戰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在接任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之前，並無相關專業經歷。可能也因此，第三任司令員巨乾生以內升的方式進行（任期 2021 年 6 月至 2024 年 4 月）。巨乾生是由資電專業出身，曾任總參謀部技術偵察部副部長，2018 年即擔任網絡系統部司令員。然而，巨乾生的背景反而可能導致其在航天系統部和 C4ISR 方面的重視和資源分配上存在偏差。

此外，近年習近平為強化「黨指揮槍」機制與實戰化訓練，要求政委要懂軍事懂作戰。當司令員對專業領域不夠熟悉的情況下，政委介入的

²⁹ John Costello and Joe McReynolds, "China's Strategic Support Force: A Force for A New Era," in Phillip Charles Saunders, et al., (eds.) *Chairman Xi Remakes the PLA: Assessing Chinese Military Reform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437-518.

³⁰ 〈高津：戰略支援部隊首任司令，6 次立功，創 3 大記錄，被授什麼軍銜〉，《搜狐網》，2022 年 1 月 27 日，https://www.sohu.com/a/519431044_121310455。

機率也因而增加，可能打破過去的首長分工負責制之平衡，引起軍事主官與政委之間的矛盾，影響部隊發展方向。儘管非該專業出身不代表不能勝任戰略支援部隊的司令員，但從需要組織重組的結果上研判成效不佳，確實可能會產生「外行領導內行」的疑慮。同時，在領導體系上，戰略支援部隊三位副司令員通常兼任參謀長、網絡系統部司令員與航天系統部司令員。在司令員專業能力無法全面兼顧的情況下，副司令員的重要性更加突出，這也可能引起內部資源分配的爭奪。而戰略支援部隊原本應強化C4ISR的任務，主要負責的信息通信基地層級較低，受組織結構和資源分配問題而表現不如預期，最終促使解放軍組建信息支援部隊。

五、解放軍內部貪腐並非導致重組之主因

對比原戰略支援部隊政委李偉（上將）成為新成立的信息支援部隊的政委，原戰略支援部隊司令員巨乾生則是傳出被捲入火箭軍腐敗案，一度消失近半年。³¹ 也因此，本次戰略支援部隊之重組有部分訊息將原因指向於內部貪腐問題。本文認為，若從戰略支援部隊專業性差距的方向理解，確實可能因對於專業設備價值不熟稔，而產生查核上的落差並較容易導致貪腐情形產生。但即使如此也並非主因，否則以解放軍近年所傳出的貪腐情形，可能包括火箭軍在內的許多軍種與部隊都需要重組。重點仍在於戰略支援部隊作為軍種之成效不如預期。重組後，目前解放軍的軍兵種，為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四軍種以及信息支援部隊、軍事航天部隊、網絡空間部隊以及既有的聯勤保障部隊四兵種，在層級上會將3支部隊為兵種，屬副戰區級，加上原本的聯勤保障部隊，成為四軍種加上四兵種的格局。

戰略支援部隊相關業務之所分拆為三兵種，本文認為聯勤保障部隊作為解放軍後勤業務支持全軍的實際運作成效較能夠配合其他部隊，也成為

³¹ 一度陸媒報導巨乾生參加在京全國人大代表第四視察組赴貴州集中視察座談會，但報導很快被刪除。〈曾被傳遭調查 中共上將巨乾生突現身 報導被刪〉，《大紀元》，2024年2月1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24/2/1/n14170807.htm>。

戰略支援部隊重組的重要考量因素。由於戰略支援部隊的性質上很大一部分仍在於支援實體的前線作戰，儘管支援性質不同，但本質上與聯勤保障部隊支援前線部隊相似。儘管仍有一定程度上的問題尚未解決，但這幾年聯勤保障部隊持續在領導機制、優化保障力量以及融入聯合作戰體系領域中發展，也歷經新冠疫情時期在湖北所投入的實際經驗，軍改後解放軍的後勤保障體系確實有一定成效。³² 尤其認為聯勤保障部隊在中央軍委的直接領導下，包括軍事物流、聯合投送、戰場救治在內的一體化聯合保障能力也有效提升。³³ 因此，聯勤保障部隊由中央軍委直接領導管理下其成效大於戰略支援部隊作為軍種的成效，反而更可能是解放軍進行戰略支援部隊組織重組背後的重要依據之一。

肆、組織重組後對解放軍發展評估

吳志遠（Joel Wuthnow）指出影響中國成立信息支援部隊的原因除了解放軍發現自身在體系發展的限制以及美軍在資訊支援系統發展上的努力與進步外，俄烏戰爭中俄軍的表現可能也促使了解放軍對戰略支援部隊進行改革的決心。³⁴ 例如中國從烏俄戰爭中看到俄羅斯軍方並沒有摧毀烏克蘭的民用通訊基礎設施，是因為俄軍也需要依靠這些系統來協調自己的部隊，但這卻也使得烏軍能監控俄軍通訊並且使得俄前線指揮官因而喪命，影響戰爭走向。³⁵ 然而，在本次組織重組後，也不表示解放軍之發展就將一切順利，現階段解放軍距離預期目標可能仍有不小的差距。

³² 揭仲，〈軍改後共軍聯合後勤保障體系和國防動員體系運作情形：以支援湖北抗疫為例〉，《中國大陸研究》，第64卷第4期，2021年12月，頁79-108。

³³ 陳小菁、賴瑜鴻，〈我軍一體化聯合保障能力有效提升 新型聯勤保障體制支撐聯合作戰〉，《中國軍網》，2022年8月25日，http://www.81.cn/jy_208587/jdt_208588/10180460.html；〈國防部介紹聯勤保障部隊改革重塑以來建設發展情況〉，《人民網》，2021年9月30日，<http://military.people.com.cn/BIG5/n1/2021/0930/c1011-32243951.html>。

³⁴ Joel Wuthnow, "China's New Info Warriors: The Information Support Force Emerges" *War on the Rocks*, June 24, 2024,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4/06/chinas-new-info-warriors-the-information-support-force-emerges/>.

³⁵ Ibid.

解放軍這次組織重組特別強調新組建的信息支援部隊負責「統籌網路信息體系建設運用的關鍵支撐」，此部分所指的網路信息體系雖然看似與網路空間部隊類似，其實並不相同，信息支援部隊主要其要點即在於「要加快生成和提高基於網路信息體系的聯合作戰能力、全域作戰能力」，透過信息支援部隊強化 C4ISR。從過去解放軍相關文獻與發展來看，解放軍 C4ISR 的建設並不順利。要打造一體化指揮系統，需要的工程包括串連各部隊武器載台相關數據，相關資訊並能進行相互操作與連結同時資訊傳遞的速度也需要即時。因為能否在未來戰爭取得優勢並且勝利取決於能否有效將各部隊資訊即時與戰況串聯並且能夠操作相關的武器載台。例如俄製武器系統載台與中國自製武器之間的數據能否串連與整合是一大工程。即使整合也可能產生資訊上的時間差，使得指揮所在接收戰場訊息與發送作戰命令時，在部隊、武器與載台上產生落差。尤其，過去中國專家學者認為解放軍各部隊的系統差異因尚未標準化，仍迫切需要「整合聯合作戰網路和資訊運作機制」，並將地形、天候、部隊的編裝和後勤等基礎資訊進行整合。³⁶ 而且戰略支援部隊的重組，也等同於說明這樣的目標並未成功。尤其，有意思的是，2024 年 8 月 9 日一篇由人民日報所刊登軍委副主席張又俠署名文章之訊息透露出解放軍「當前最緊要的是重塑網路信息體系，推動實現網信賦能聯合作戰的新跨越」。³⁷ 透過信息支援部隊來重塑網路信息體系以提高聯合作戰能力，是否代表過去戰略支援部隊在這部分的推動之成效過差，以至於需要重整。倘若如此，也代表著未來信息支援部隊的發展距離成熟仍要一段時間。

³⁶ 李夜雨，〈【紫荊專稿】揭秘中國全新戰略性兵種 解放軍信息支援部隊直屬中央軍委〉，《紫荊》，2024 年 4 月 29 日，https://zijing.com.cn/article/2024-04/29/content_1234515344447504384.html。

³⁷ 張又俠，〈持續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24 年 8 月 9 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n1/2024/0809/c459166-40295445.html>。

伍、小結

中共當初組建戰略支援部隊之初衷是為了整合多個部門，以提高軍隊在信息化戰爭環境中的作戰能力。然而，戰略支援部隊在組織結構上可能存在多重挑戰，包括指管通情建設先天不良、軍種本位主義問題與內部結構設計不佳。而有關於全軍的 C4ISR 建設成效不如預期，也影響了解放軍的聯合作戰能力以及整體戰力。2024 年解放軍的組織重組，特別是撤銷戰略支援部隊並成立信息支援部隊，顯示出中共對軍事作戰能力和組織架構的持續調整需求。這一變革反映了習近平政府對新型戰爭型態的重視，並試圖透過更有效的指揮和管理系統來提升解放軍在信息、網絡和空間作戰中的能力。信息支援部隊、網絡空間部隊和軍事航天部隊在位階上，低於戰略支援部隊，作為兵種在解放軍的指揮領導體系上較原先更容易支援其他軍種與部隊，進而提高解放軍的作戰效能。然而，新的組織架構也面臨著協調、適應和應對新威脅的挑戰，包括細部組織單位的調整，短期內仍需要磨合期，評估仍需數年的時間才能在未來戰場上發揮效力。

